

**编者按** 文学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文学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也是一副苦口婆心的清醒剂。这三篇小小说，从生活的细节入手，塑造三个“褪色的白大褂”人物形象。优雅的叙事，诙谐的语言，刻画人物，入木三分，令人拍案叫绝的同时，却给人们留下深层次的思考，廉洁行医，才是人类社会和谐的追求。

## 褪色的白大褂 (小小说三题)

□ 谷俊德 (白族)

### 唐院长治蛇斑疮

唐院长从父亲手中学到了祖传秘方，治疗蛇斑疮成了一绝。偏偏山里多病人，唐院长就披挂上阵，屡见奇效。病人痊愈后，磕头致谢说：“院长您真行！”有个单身汉被蛇斑疮折磨了三年，唐院长到山中挖药，中西医结合治疗。单身汉病好后，给他送来一只牛大腿，鞠躬说：“你治好了蛇斑疮，我感谢你——八辈子祖宗！”唐院长大笑起来。

唐院长的手艺，真有两下子。蛇斑疮，是一种皮肤病，很顽固。书中叫带状疱疹，神经毒。它的症状主要是痒和痛，时常又痛又痒，又痒又痛，痒痒交加，病人倍受折磨。唐院长治疗蛇斑疮，采取两手抓，一手抓药物治法，一手抓心理疗法。病人到医院，带着痛苦来，带着笑声走，唐院长名气大了。

一日，唐院长接诊了一个胖子。胖子给他丢了一包烟。“你哪里疼？”“我背心疼！”“我晓得你害了蛇斑疮！”“你真是蜈蚣精变的？专门治蛇斑疮！”两人谈得欢。一个月后，胖子病好了，又给唐院长丢了一包烟，说：“你这号医生，应该往上升！”这一升，唐院长当了县医院的大院长。

唐院长偶尔走进病房，治病。手中叼的烟越来越贵了。偶尔乡里来的几个蛇斑疮病人，不愿意叫唐院长治疗。他们怕唐院长开进口昂贵的西药。唐院长也懒得管了。你看见县城有几个大院长穿白大褂，治蛇斑疮这种小病的？

俗话说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一回，大名鼎鼎的唐院长患病了，还不轻！是蛇斑疮！很恶毒的那种。吃心的痒，钻心的痛，要命的苦！请了市里最出名的高手治，也不见好转！那位曾经提拔唐院长的胖子，在街头遇到人魔鬼样的唐院长，大吃一惊：“你……你这个蜈蚣精，诊不得卵蛇斑疮！”裸着上身的唐院长苦笑：“部长啊，医生哪能诊自己的病？”唐院长悔恨起来。

恶医生来了。他是土郎中，专治蛇斑疮。他到七星山采药，又亲自煎药，唐院长的病有了起色。恶医生把火钳烧红了，烤唐院长。烤得唐院长杀猪似的嚎叫，让整个大院子都听得清。恶医生只轻蔑地看着唐院长笑着说：“你这个蜈蚣精，应该天火烧！你还记得有一次，你收一个土郎中的拜师礼。那个贵重的手镯，是土郎中祖传了四代的传家宝！”唐院长大汗淋漓，惊愕地说：“您就是那个……土郎中？我……该死！”唐院长记起来了。有一次，土郎中患蛇斑疮，唐院长惦记了他家的“传家宝”。土郎中被逼着达成了交易。

唐院长病好了。他从家里走出来，显得格外轻松。可唐院长从此并不轻松。第二天，他走进了留置室，他因贪污受贿被留置了。

恶医生成为县里最有名的治蛇斑疮高手，因为没有编制和单位，只能在街上当游医。唐院长出狱后，开了一家诊所糊口，专治蛇斑疮。恶医生也去赶热闹。开业当天，一块写着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的匾额，高高地挂在诊所，是恶医生送的贺礼。唐院长对着匾额苦笑。

### 大嘴巴吃甲鱼

大嘴巴是一个乡医院的院长，因为嘴唇厚，又好吃，被村里喊成“大嘴巴院长”。

大嘴巴院长治病能干，中西医都会。遇到疑难杂症，他还用针灸，拿出小银针，几针下去，病人就喊：“啊——是的，不痛了！”大嘴巴院长还会一点巫术，就是不用药，给病人治疗，相当于一种精神疗法或心理安慰，这种廉价的治疗，村民都喜欢。于是村民每有好吃的，都喊院长。大嘴巴院长也不卖关子，有时还喝上二两。

村里有个养甲鱼的铁头，与大嘴巴院长成了至交。大嘴巴用银针弄好了铁头的哑巴女儿。铁头的女儿四岁了，从不说话。铁头急死了，各个大医院也跑遍了，女儿还是哑巴。大嘴巴用针灸，打通了哑穴，铁头女儿终于叫出声，能喊“爸爸！”了。铁头让女儿拜大嘴巴院长为“干爹”。亲戚越走越亲。铁头知道院长爱吃甲鱼，他贷款养起甲鱼。大嘴巴院长成了吃甲鱼的大客户。

一天，大嘴巴院长到铁头家吃甲鱼。闲着无事，他跑到大脚盆里捞甲鱼。不小心被甲鱼咬了手指！铁头慌忙跑上前帮忙，可这只甲鱼，往死里咬！咬得大嘴巴院长嗷嗷叫！铁头想尽办法解救，又是拖，又是拉，又是扯，又是拽，可甲鱼就是不松口。那就用刀杀，杀甲鱼的脑壳！可不成，因为这只高贵的甲鱼，是一只“金龟”，颜色像金子，

那模样是一等好货！还因为这只甲鱼，是刘副县长预定的，铁头准备下午就送进城，不料节骨眼上出乱子。大嘴巴院长被这家伙盯上了，还咬到了手指！这根手指，可是院长的“捞钱手”啊，院长开处方、扎针灸、签字报账……都离不开这根手指头，指头要是咬断了，哎！医院的天都要塌下来不成？

铁头犯难了。甲鱼和院长，他都不能得罪啊！偏偏来了事！一个护士大惊失色地跑来报告：“院长，院长不好了，县卫生局局长来医院检查，喊你快点到岗！”大嘴巴院长被甲鱼困死了，甩又甩不脱，累又累不赢！他灵光一闪，大声说：“走！找局长解决去！”

县卫生局长是个女孩子，第一次遇到这种场景。一个院长被甲鱼咬着手指，面色惨白，不停地喊叫。局长也要救死扶伤啊。局长喊其他医生帮忙，效果不佳。局长火了，拿着手术刀，一刀杀了甲鱼的脑袋。甲鱼死了，大嘴巴院长活了。而在现场看热闹的铁头，哭了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喊：“我的甲鱼没了，这是副县长拿钱定好了的！”看热闹的群众都大笑起来。

局长批评院长，凶凶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被甲鱼咬？”大嘴巴院长说：“我到村里为养殖大户投药，这些甲鱼没良心，就咬了我。”局长又问：“甲鱼为什么只咬你？”院长说：“我好吃啊！今天下乡，没有吃饭，想弄一条甲鱼解解馋！”

女局长脸色渐渐阴暗下来，凶凶地说：“你技术好，医德差！你就管不住自己的一张大嘴巴！”

大嘴巴院长被免职了。铁头拿着厚厚的一摞签单，找到新任的院长说：“这些单，都是大嘴巴院长吃的！”

这些账单递到县卫生局长手中，局长大发雷霆，第一次吼叫：“要院长拿钱买单！喊外科医生——把大嘴巴院长的嘴给缝合起来！看他还——吃不吃？”下午，局长开党委会，剖析大嘴巴院长公款吃喝案例，讲述了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！”医学内涵。她用中医哲理，告诫手下的白大褂，要廉洁从医。

### “野猫腿”钓鱼

“野猫腿”是虾米乡卫生院副院长，因为喜欢跑来跑去钓鱼，被网友们喊作“野猫腿”。

“野猫腿”钓鱼，一般利用周末，开着私家车，到各个钓鱼点忙活。他钓鱼水平高，别人钓不到，他去了，稳稳地拿冠军。看着一条条被钓上来活蹦乱跳的鱼，“野猫腿”高兴地喊：“鱼啊鱼，你别怪，你天生下来就是一碗菜！”其他几个鱼友恭维说：“你这个鹭鸶君，真厉害！鱼儿见你骨头发！”“野猫腿”得意地把自己微信号，叫做“鹭鸶君”。

“野猫腿”钓鱼，钓竿贵，所谓“好马配好鞍”。钓竿他自己购买。一天，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，也来到“野猫腿”边钓鱼。两人成立“驴友”，不时地交流垂钓经验，几杯酒下肚，两人成了铁杆哥们。

不久，“野猫腿”的钓具更高级了，都是名牌货。连“野猫腿”开车的油费，都由别人出钱。这些事，只有“野猫腿”和包工头知道。“野猫腿”爱钓鱼，他眼中盯着的是“鱼”，而包工头紧盯着“鱼”——是另一条“鱼”——“野猫腿”。有人曾经提醒他，不要上包工头的当。可“野猫腿”拍着胸脯说：“堂堂的院长，钓鱼会出什么事？你们太大惊小怪了。”

有一次，“野猫腿”钓鱼真的出事了。他在一个偏僻的水库里钓，脚一滑，“扑通”一声掉入水中。他是个“旱鸭子”，眼看就要出大事。只听到又一声“扑通”，有人跳下河，救“野猫腿”上岸，是包工头。

包工头成了“野猫腿”救命恩人，“野猫腿”拿他当亲兄弟了。当然，“包工头”有活干了。医院危房改造工程，被他包揽了。医院药材采购，包工头也“插”上一脚，尽管不符合规定，可“野猫腿”打通关系，让包工头有油水捞。从此，两人还钓鱼，只是“野猫腿”私车里，多了一个箱子，是包工头送的。

不久，“野猫腿”钓鱼摊上大事了。他后背箱的钞票被发现了，人赃俱获。

这次，“野猫腿”后悔了，哭啊！他对妻子说：“我喜欢钓鱼，别人钓我的鱼！我为什么被别人钓啊！”办案人员警告他说：“中医上说，‘阴阳乖戾，疾病乃起！’你酷爱钓鱼，陷入泥潭中，破坏了阴阳动态平衡，你的贪腐病产生了！而你没有及时治疗止损，导致病人骨髓，无药可救！”学中医的办案人员，给“野猫腿”上了一堂生动的理论课。

“野猫腿”所有钓具，被他妻子一把火烧了。妻子狠狠骂：“鹭鸶君！呸！害人精！你成了别人的一碗菜！蠢！”

吃完晚餐一起走在小区，一阵风夹着一团寒气迎面而来，小泡沫屑刹那间黏在了头发上、衣服上，不一会儿，青的冲锋衣衣襟上滴挂着一片雪沫。

“呀！下小雪啦！”你笑着惊呼起来，一天的天气稳定，不曾想傍晚竟有这亮晶晶的惊喜。你笑着，淘气地和着雪蹦跳的节奏，拍打着青的冲锋衣。他也笑了，扭头看了一下你的头发和衣服：“回去拿把伞再散步？”“算了吧。”你笑吟吟地看了一眼他，心头有一点点温暖。若能同淋雪，也算共白头，这位学医的教授大概不知道。想到这里，你竟觉得挺好玩的。

才走了数十步，风小了，雪没了，衣服上的雪粒瞬间遁迹了。

“雪停了。”你又笑了。心里想幸好那句“天地初飘雪，人间共白头”没有脱口而出。

“是吧！”青的心情很是爽朗，“所以我们没有去拿伞是对的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当下即是最好的。心中没有飞雪，坚定前行，好天气还是会来到的。风云莫测，我们一路散步，都是难得的感受和体验。”

嗯！你重重点头，没想到教授是哲学家和诗人，还满满的正能量。

### 二

雪飞一瞬间，寒风依旧。

原来灰蒙蒙的天却逐渐晴朗，四周连绵的山上微微透出些盈盈的蓝光，像幽蓝的宝玉闪出柔和的光泽。复前行，风与自由又撞了个满怀，

## 过索溪峪 (组诗)

——索溪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漫记

□ 刘宏

### 梓木岗上

给每一块石头，一个温暖的掌印。给每一级台阶，一枚浅浅的履痕。给每一棵草，每一朵花，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。

给书以指的温柔，给茶以唇的热情。给窗以云，给阳台以远方。给你以披肩的秀发，栗色的微卷。

给足下的条木和碎石以春的回声，以新芽破土的娇嫩。给你阳光、雨水和过膝裙。给你微笑，笑容里有明亮的前程。

### 过索溪峪

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左手边粗粝的枝条上，正在苏醒的麻栎鹅黄的芽尖，是一串串椭圆形的伤痕，一些咿呀学语的缘分。

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右手指，溪水切成镜面，水草静默着。悬浮的鱼，青色的、银色的、浅黄色的，微微睁开惺忪的眼。

轻一点，轻一点。这云很轻，这风太软。这泥草香凉丝丝的滑过鼻尖。这雨燕叽叽喳喳地，将春衔进邻家的屋檐。

### 午后

打开一本书。不读，只是罩在脸上。仰面朝上，躺椅的竹香萦绕着墨香。

闭目，冥想。阳光洒过来。草儿怯怯地探出身子，撩起一丝清风，半缕斜阳。

回忆是多余的，憧憬是多余的。柳絮纷飞也是多余的。尼采和柏拉图肩并肩走过来，沿着溪水碎步的方向。

### 小院物语

推开淡绿色的窗，阳光溜进来，回忆溜进来，我们溜进来。

二楼。外阳台上糍粑和竹炭窃窃私语，金钱桔和圣女果对视着。倚栏而立的你，如梦，如诗。如天边绚烂的云烟。

在这个温暖的冬日，在崇山脚下，澧水岸边，有你，有我。有竹影婆娑，有碧水微澜。有幸福薰染着溪洞小院。

飞雪一瞬间

□ 刘立娟

调皮地吹弄，只为与你打声招呼，吹散你一天的疲倦。马路旁边的树枝正被修剪下来，一捆一捆扎好整整齐齐地摆着，牦牛卧在房子外，脖子上的铃铛一阵一阵响着，清脆透亮。它盖了一层鲜艳的条纹被，铺在黑亮亮的背上，煞是醒目。

天空愈来愈湛蓝，只几丝灰色的云纱在夜空上舒展漫卷，像梵婀玲上流动的琴音。

一路走着，道路两边的风景变幻，心胸也随

景致效益发开阔。而寒风愈来愈小，最后全部消散。没有风雪，完全是一个晴朗的夜。

荒外疏野山南客，无风无雪武陵源。

有逢即画原非笔，所见皆诗本不言。

### 三

“看，有月亮耶！”回来的路上，你扯了一下青的衣袖，指着云层里一处团团的云影小小地欢呼了一句。

“真的哦。像层层纱布包裹了一个小灯。”他看得真仔细，你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，哦，形容得很贴切。

大概是听到了青的话，月亮随行，竟一层一层褪去了她的纱衣，从云层里钻出来，像一面新



野鸡铺的花开了。桃花、油菜花漫山遍野，香气四溢。周日，我带着舅舅和外公游览野鸡铺。

野鸡铺有诱惑力。外公年轻时谋生，曾经在野

鸡铺做过苦力，时隔五十多年，想故地重游。天下着雨，我驾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杨家界大道上，外公讲起了野鸡铺的故事。野鸡铺因盛产野鸡而出名，这里的野鸡美丽多情，它们守候家园，带来幸福和吉祥。前些年为了旅游促销，人们把野鸡铺更名为野溪铺，但失去了韵致，完全是低估了古人的文化与智慧。野鸡铺即为野鸡铺，张家界有一句谚语“追得像野鸡铺”，形容野鸡铺翅膀，一飞冲天。野鸡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，每有刀兵，野鸡铺首当其冲。在这里，朱元璋派兵打过覃垕王，杨家将打过向王天子，人民解放军打过国民党和土匪。当地百姓害怕打仗，一有战事就跑路，四散而逃，像极了挣扎求生的野鸡。野鸡铺这个名字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

临近野鸡铺，道路两旁矗立着一栋栋精致的小楼，都是村民开的民宿。我开车直接到野鸡铺村委会。村委会是一栋两层小楼，干净明亮，朴素却不显简陋。蒙蒙细雨中，外公站在村委会前，望着宽阔的马路，林立的小楼，熙熙攘攘的游客，始终无法将眼前的景象和记忆中贫穷的小山村串联起来。村委会正前方是一个微型公园，面积虽小，凉亭花坛，体育器材一应俱全。此时凉亭里有两位老人在歇脚，于是外公上前攀谈。外公说：“你们好呀，我是桑植人，一九六九年我来你们这儿背脚当苦力，现在老了回来看一看！”两位老人满面热情地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！这里鸟枪换了炮，已经大变样！”外公忙说：“对呀！现在太富裕了。那时候野鸡铺只几户人家，除了两栋木房子，其他全都是茅草屋。”两位老人接过话头：“政府修了公路，兴起了旅游，老百姓的日子比蜜甜。附近的居民都开起了农家乐和民宿，我们打个地铺都能赚钱！村子越来越热闹。”外公听完感慨不已，便告别两位老人，急着到村子里转一转。

村委会右边有一座桥，桥下一条溪流缓缓流淌，这条小溪叫箱子溪。我们沿着公路往清风峡谷内观赏，峡谷两岸都是高端民宿，古典的建筑风格，土家吊脚楼的设计，婀娜多姿的造型。小溪里流水潺潺，小溪对面每家民宿都用小桥连接到公路上。有一家民宿叫“回家的孩子”，院子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，池水清澈，碧波荡漾。游客游泳，舒服爽快，整栋民宿，简单质朴，充满内心的宁静。

箱子溪是野鸡铺的母亲河，她真美！有几处河段看似已经断流，被无数石头拦住去路，细看却有涓涓细流倔强地钻过石缝，在不远处再次汇聚。整条小溪清澈见底，下雨天也不见丝毫浑浊，河底全是石块，一看便是抓螃蟹的圣地，我决定待到夏天再带孩子来戏水游玩。小路左边是成片成片的油菜花，蒙蒙细雨中，油菜花田呈现出一幅朦胧而灵动的画卷。细雨如丝如缕，轻轻拂过金黄的油菜花海，原本耀眼的明黄被薄纱般的雨雾笼罩，宛如一幅水墨丹青。雨滴落在花瓣上，晶莹剔透如珍珠般滚动，与花蕊交织成一幅湿润的金色梦境。花浪翻涌，雨丝似无数银色丝线将花朵串联。编织出混沌而诗意的景象。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与花海共同构成绝美的田园风光。田埂间泥土湿润芬芳，雨声与花香交织成春日的私语，每一朵花都似娇羞的少女，在雨中低语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希望。偶有花瓣被雨水打湿低垂，又倔强地抬起头，仿佛在雨中绽放出最温暖的笑容。

“看！那里有两只野鸡孵蛋！”游客喊起来。我远远看到，一片油菜田中矗立着两只白色的“野鸡”，旁边还有几颗嫩绿的圆球，那是野鸡铺的地标雕像。走到雕像处，我们才发现居然都用木板钉成，三颗蛋上分别刻了字：“张家界”“中湖”“白羽乌鸡”。原来这两只白羽乌鸡是白羽乌鸡，我不禁疑惑：“野鸡铺的地标雕像不应该是野鸡吗？怎么会是白羽乌鸡？”舅舅解答道：“所谓野鸡顾头不顾尾，野鸡行事一心往前冲不顾后果，野鸡铺的老百姓天生有灵性，他们敢想敢干，勇于拼搏，引进